

百衲本

宋史

元·脫脫等撰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8



百衲本

宋史

元·脫脫等撰

8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汚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 弟 駁 即 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序師弟子以是道為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

宋史四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一百八十六 一 魏 魏 魏 魏

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剛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大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

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

學感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祭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求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宋史四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一百八十六 二 魏 魏 魏 魏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遂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兩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謗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子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宋史四百七

宋史列傳卷百六

三 瑞麟新館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益江取營道所居瀟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瓮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宋史四百七

宋史列傳卷百六

四 瑞麟新館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實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知冀州時宜撥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冀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

宋史列傳卷百八十六 五 魏離補寫

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任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兒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

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許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

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饒四

宋史列傳卷百八十六 六 魏離補寫

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速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

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頗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然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顯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

宋史列傳卷百十六 七 顯

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顯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附勞約少休三

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于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顯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盡盡遣顯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泗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闕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顯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

宋史列傳卷百十六 八 顯

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賞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絆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願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鶩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

宋史四百二十

宋史列傳卷二百六

九

王三

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顛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

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數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宋史四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二百六

十

王三

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頤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慶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願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

宋史四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百六十六 十一 趙鼎新傳 王三遺刊

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

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夜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夜有司請開樂置宴願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適英累日願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願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洙即日追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初寒

宋史四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百六十六 十二 趙鼎新傳 王三遺刊

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公流而求源此

宋史列傳卷二百八十六 十三 國朝制

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

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質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

宋史列傳卷二百八十六 十四 國朝制

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
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
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
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
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
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此嚴世稱為伊川先生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
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

宋史四百一十七
字四可个 宋史列傳卷百六十五 題惟新傳 呈研刑

班可書附于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
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速器乃警之
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
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
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
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
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
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
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

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
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
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
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
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
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
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
受命者夫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
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宋史四百一十七
字四可个 宋史列傳卷百六十六 題惟新傳 呈研刑

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
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
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
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子為法黜恣妄
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
又論定井田宅里敘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
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
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
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
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
加贈卹詔賜館職半牌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
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文作西銘曰乾稱
父而坤母予茲貌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

宋史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百六

十七

趙維翰傳

州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閩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愛人
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
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
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為監察御
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
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
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
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孽漸
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致言宜宜勸講君
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戩
曰戩之狂直宜為公咲然天下之咲公者不少矣趙
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遂稱
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
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少貨罪
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
四十七

宋史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百六

十八

趙維翰傳

州

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
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
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
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
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必數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
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劄玩
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
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
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必義先天之旨
宋史四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二百八十六 十九 趙鼎傳
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
洛逢萼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
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
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
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
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
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
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
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
驪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

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司馬光兄弟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
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
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於其知其
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矜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
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
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
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
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
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
宋史四百二十七 宋史列傳卷百八十六 二十一 趙鼎傳
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
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
監主簿復舉逸士補頴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
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
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
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
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頤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
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
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
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

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雅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坐爾既葬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史四百三十一

宋史列傳卷二百八十六

二十一

程頤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史四百二十八

開禧言舊鑿國書丞丞程頤子伯溫字新德號明善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顥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去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

宋史四百三十一

宋史列傳卷二百八十七

一

程頤

什二絢力爭不得封還其榻請易之富弼歎曰真縣

令也元祐初韓維薦其經明行修為京兆府教授王

巖叟朱光庭又薦為大學博士卒于官絢力學不倦

最明於春秋程顥每為人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

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登進士第元祐中為秘書省校

書郎卒程頤謂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

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做而信從者顥

與劉絢有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

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
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良佐
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
穎有汕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
一於字爾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
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
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與
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
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大學錄選博士以奉親不便求
知河陽縣范純仁守穎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
為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
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
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
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積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
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
從之時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
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頤還自洛乃往受
業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儻經勇士不忘

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吾晚得二
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
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
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
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
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
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
意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

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
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
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
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
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
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
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
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
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
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焞輯藏國器不為特用未副

宋史列傳卷二百八十七 二 一

宋史列傳卷二百八十七 二 一

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雲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急侵尋朕削天下有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

宋史列傳卷百二十七

六

唯新傳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章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幾有發明期月之間病苦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

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曾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按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

宋史列傳卷百二十七

七

唯新傳

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焯既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士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揚時字中立南劍州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頤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特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顓於頴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顓死特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特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無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瀾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八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七

八 魏維新傳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者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

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救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吳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八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七

九 魏維新傳

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厭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後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